

APR 13 1927

軍人鑑



會
19
7

◎本會已出版書目

湖北人民血淚書

兩湖赤禍記

江西紅禍

饑民泣血記

猶太人之陰謀

湖北赤禍痛史

警告商人

俄國東方政策

工人之友

哀我農民

赤禍源流談

廣東赤政府下之工會

廣東赤禍錄

新社會研究資料室藏	資料整理香覽	B4 199 7911
-----------	--------	-------------

蘇俄的侵略手段和共產主義的流毒

赤俄歷史傳

以上各書已經印就如蒙

索閱立即奉寄不取分文

◎本會待印書目

國際猶太(新譯)

赤俄之傀儡

赤俄之血史(新譯)

桁楊下之烏托邦(新譯)

留俄紀實(新譯)

繪圖新俄回想錄(節本白話體)

中國近代外交概要

中國出制沿革考

敘言

把吾國的軍政 細細觀察起來 所生變遷的段落 少 但在組織軍隊的分子上 爲個個根本的刷新 有見過 聽說赤黨在那個黃埔軍官學堂 下了一番工夫 把革命的種籽 破壞的學說 灌輸到軍隊裏頭 現在著實 有點效果了 但是這個主意 不是正當的道理 猶如放著 聖賢道理 不去研究 單單去研究他的旁門左道 在赤黨 方面 雖然收到些近利 可是我幾千年的中國 確永遠受 其實禍了 本會爲了這個緣故 把我們應抱著的宗旨 自 己勉勵自己的方法 並把人家喪心病狂的異說 和我們萬



真不相容的道理 一一寫入這本小冊子上 交給軍人們做
一個自習的課本 不是狠有益的事麼 請大家注意點罷

軍人鑑

目錄

(一) 軍人任務的說明

(二) 軍人現有的缺點及改善的方法

第一 要促進智識

第二 要增高地位

第三 要修養道德

第四 要激勵勇敢

第五 要化除階級

第六 要貫徹主義

(三) 軍人應該擔負的責任

第一 衛國的責任

第二 愛民的責任

第三 殺敵的責任

(四) 南北軍人的比較及戰事的歸束

軍人任務的說明

軍人入南方各省 好多時了 變成一種什麼現象呢 不用說了
軍隊的驅逐 誅戮的誅戮 資產階級 逃亡的逃亡 匪
徒的清除 已鬧到四民無安枕的日子 無論首禍的廣東 相繼淪陷
的湘鄂 最後波及江西福建 一處一處已經到恐怖世界的樣子 有
的慘苦 有的訴痛 那一個不痛心疾首呢 赤化兩字 總算厭惡極
了 誰知人心的厭惡愈極 赤禍的猖獗愈甚 這是什麼緣故呢 簡
言之 赤黨把武力為後盾 無牽無勇的小百姓 夠上說一句反抗
的話麼 還是飲泣吞聲 忍受不較 實行其屈服主義罷 我軍人眼
見赤黨的橫行 四民的受害 受良心上的驅使 那是再不容視同秦
越 袖手不救了 國家將要滅亡的時候 綱常已到毀廢的地步 一
件絕大的任務 環迫我軍人 為披髮纓冠的赴義 那末事到其

間 不能再有絲毫寬假了 諸君仔細想想 制赤一事 在軍人身上 處今日的環境 不是第一樁大事麼

(二)軍人現有的缺點及改善的方法

軍人的責任 算是重大 但是責任不盡 不是有負軍人的天職麼 欲盡責任 爲盲人瞎馬的猛進 即算負軍人的天職麼 那末欲求軍人盡責 要注意改善軍人的缺點 改善的方法很多 今且舉出數條 講給諸君聽聽

第一 要促進智識

我國不是以教育不普及 傳播世界麼 論到軍人身上 其不普及尤甚 也無可諱言了 招兵的主兒 但求力能抬槍 人可上操 便爲合格 教育久置不問 若說知書識字的 千百中不獲一二 早已成爲鱗角鳳毛了 因爲書不知 字不識 所以知識也狠缺乏 諸君須

知知識既狠缺乏 當然胸無成見 鹿指爲馬 自然不能辨別了 猶如童孩一般 無審定顧慮的識力 驅東則東走 指南則南向 以空洞無識的軀壳 爲傳染習氣的歸東 無論異端也罷 邪說也罷 空谷來風 那就爲無意識的盲從了 要禁止外來的引誘 非單單蔽聰塞明可告成功的 那末灌輸智識 增進見解 不是第一要著麼

第二 要增高地位

好兒不當兵 這句俗話 久成爲不可逃的公例 因此習慣上 當兵的 不是無業的流氓 卽爲好閑的遊手 佔了多數 你想聚集此不良的份子 組成軍隊 還能發動世人的重視麼 人家不重視 不用再說 連到軍人自己 也覺得應募的目的 無非爲自己的吃飯問題 這不是軍人第一缺點麼 骨子裏軍人爲國宣勞 不是狠可敬的公僕麼 而且赴湯蹈火 殉國捐軀 較諸其他公僕 義務更重 有絕

大的義務 無相當的地位 正合著基薄墉高的一句話 不是狠危險麼 諸君想想 那末改善軍人的要著 要從增高地位上做去了 地位增高 軍人的思想 自然隨而增高 對外要鞏固國防 對內要消弭戰禍 這不是全靠軍人身上麼

第三 要修養道德

以我國軍人論 雖不能遽語道德二字 但可信道德 確係做人的事 諸君不要做人 或可不講道德 軍人程度 縱極不齊 但無論如何 能不盡做人的事麼 道德一端 分別言之 有高尚的道德 有切近的道德 高尚的道德 或者渺不可接 難與軍人言 但切近的道德 軍人亦可屏而不講麼 切近的道德怎麼說 譬如養兵的 不是獨立的國家麼 用兵的 不是統率的主將麼 一師一旅的兵隊 國家所籌的餉需 和主將所盡的精力 狠是不少 那末到了要緊的

時候 怎麼國家可忘了 主將可負了呢 這就是道德的界說最顯明了 修養怎麼講 從積極方面言 要從事涵育 從消極方面言 要勿使斷喪 再加以發揮光大 那軍人的精神 自然有獨到之處不可輕侮了 語云利不能誘 威不能屈 邪說不能動 這幾句話 雖不專爲軍人說法 大約也可移贈 這不是修養成功的表見麼

第四 要激勵勇敢

軍人有一很可寶貴的特性 是什麼東西呢 即叫做勇敢 勇敢隨處可見的 名將家利用此性 戰勝強敵 其實例很不少 但有偶遭挫衄時候 其百折不回的氣概 依然時時流露出來 這不是很可傾佩麼 此如美玉一般 加以雕琢的工夫 精瑩愈見 又如寶鑒一般 施以淬勵的作爲 清澈愈覩 不過用此特性 要分別界限的 界限怎麼講 有私的 有公的 世人常說人性勇於私鬥 怯於公戰 這

是最不足爲訓的 激勵軍人的勇敢 第一要軍人明公私的界限 私的方面 爲一個人和少數人的關係 公的方面 爲全國羣衆和後代的關係 再從廣義說 把一個舊存的社會習慣 掃蕩無遺 把一個固有的民族禮教 毀棄淨盡 不是與亡國滅種一樣麼 如今赤黨把亡國滅種的事 一件一件實做起來 應該認做吾人的敵 應該認做吾人的公敵 諸君想想 公敵當前 義不並存 那末奮鬥的決心 自然有前進無返顧的餘地了

第五 要化除階級

階級怎麼講 就是在羣衆裏頭 聚集少數的人類 特別組織而成的 軍人的階級 也不外此例 大凡一國內的社會 細細的分析起來 有叫做學界 有叫做商界 有叫做工界 有叫做農界 多半是以職業分的 惟軍人有種種的關係 就在士農工商各界以外 占著一

個特殊的地位 士農工商 不敢和他一般看待 那末軍人的所作所爲 比較士農工商的普通國民 也有點不同了 所以這個有槍階級的徽號 從此發生了 奉勸諸位 心中要常常想著的 軍人是爲國執役的 在私的一面 爲社會職業的一種 在公的一面 爲國家任務的一種 在現役期間 什麼執干戈 以衛社稷的責任 是決不可放棄的 若是等到退役以後 軍職解去 卽安安穩穩 度他的平民的生活 這不是軍人的階級 已化除到一點無餘麼 那末生活的技術 軍人是不可少的 我想此層 也要注意一點罷

第六 要貫徹主義

聽說黨軍有句口頭禪 激勵他的軍人 不是爲主義而戰的一句話麼 彼的主義怎麼講 不是革命主義麼 簡捷言之 不是赤化主義麼 彼的赤化主義怎麼講 要叫人家上代祖宗購置的田廬 由彼黨來

支配。後人不能繼續的。上代祖宗依託的邱墓。由彼黨來處置。子孫不得承襲的。以致仰事的父母。和俯蓄的妻子。由彼黨來主張。自己不能私有的。這個政體。弄成何種政體呢。這個社會。弄成何等社會呢。我們的希望。是要革除赤化主義。是要掃滅無宗祖無產業無父母妻子的敵黨主義。想要做到掃除的目的。應該先貫徹我的主張。這是一定的道理。因為赤與反赤。勢不並立的。反赤的主義不能貫徹。赤的主義就要伸張了。不過赤與反赤。在人民心理上。有順逆的不同。我們如果抱定主義。終始和敵黨決戰。怕不收最後的勝利麼。

(三) 軍人應該擔負的責任

吾國的軍人。因有許多缺點。所以檢出許多改善的方法。上文已經交代明白。那末可與軍人進言責任了。

第一 國家的責任

國家怎麼要練兵 有許多人說過 練兵是爲對外用的 不是對內用的麼 對內用的 有叫做巡警 有叫做商團 有叫做民團 也很少 若在國際的地位 引起國與國的交涉 和平手段 不能妥協的時候 那纔用到軍人呢 最可痛惡的俄人 因爲與我國境 壤地相接 自帝政時代 對於我國的政策 常要用武力侵略 此是我國已經過的痛苦了 革命的政府成立 也應該痛改前非 變換從前的侵略政策 那知道武力的侵略纔止 思想的侵略又來 共產的主義 俄人當作併吞鄰國的良法 徧徧在我領土以內 播種下苗 希冀收成 現在已經成熟了 俄國一面行宣傳的政策 爲思想的侵略 一面又遣派軍官 供給器械軍餉 爲物質的援助 這不是合思想侵略和武力侵略爲一 手段不更辣麼 帝俄的侵略 不過蠶食邊疆的技

備。今赤俄把外蒙據爲己有。兩粵湘鄂贛閩皖浙等地。逐漸又收歸掌握。亡國的日子大約不遠了。在千鈞一髮的時候。猶不引爲己責。聯合同胞。大張撻伐。那有救亡的機會呢。赤化的鮑加。降俄的蔣馮。正在摩拳擦掌。伺機寢我同胞的皮。食我同胞的肉。我軍人還不投袂速起麼。

第二 愛民的責任

自古的名將。軍紀是最重的。軍紀爲什麼要重。因爲不重軍紀。就不能不擾民。不擾民。乃愛民的實據。所以軍事當局。要大大的注意了。黨軍奉著赤俄的遺策。最重的是宣傳。各地均派出宣傳員。宣傳該軍所到地方。怎樣和羣衆們同苦樂。怎樣和紳士們重感情。骨子裏全不是這回事。聽說有的用賄買政策。引誘當地的流氓。供其指使。有的用敲詐手段。派出本黨的心腹。行其羅織。夤緣入黨。

的派捐的派捐 充公的充公 要想漏網是做不到的 若是黨外的良民 那是更不用說了 我們軍人 守著不擾民的明訓 爲將帥的常常告誡其士卒 爲官佐的常常告誡其士卒 本其愛民的宗旨 就所到地方 一點一點實行起來 叫各處老百姓 兩相比較 一個是專靠著宣傳的 一個是專講究實在的 不是很易明白的事麼

第三 殺敵的責任

兩軍遇著相接的時候 誰也不肯饒誰的 這不是軍人的普通原則麼 所以畏葸不前的 罪在不赦 臨陣不勇的 勢在必誅 那是顛撲不破名言了 因爲這個敵人 我不殺他 他必害我 赤黨的敵人 借著如虎如狼的俄人 殺我各地的同胞 挾著如虺如蛇的共產制度 撲滅我千百年來舊存的禮教 我們如再容忍他們 還有立足的餘地麼 我們的子子孫孫 還有生聚的餘地麼 要仔細認定 黨軍不

是兩軍間的敵人。確是兩國間的敵人。不是我們及身的敵人。那是我們子子孫孫的敵人。兩軍間的敵人。無論誰敗誰勝。我們主宰的國家。生息的領土。依然存在的。如爲兩國間。且常有破壞舊社會性質的敵人。一步一步。侵略起來。那末國家的名義。要從此消滅了。幾千年來養成的國性。要從此剷除了。這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麼。快快起來殺敵罷。

(四) 南北軍人的比較及戰事的歸束

誰是好的。誰是歹的。沒有比較。就不容易分出來了。好多年前。赤黨在極南地方的廣東。奉著蘇俄的命令。實行共產的政策。就在那裏。糊裏糊塗。過那天高皇帝遠的日子了。後來逐漸到長江流域的內地。地方愈近。耳目愈多。誰也有點知覺了。據說赤黨哄動工人學生。標出愛國的話頭很多。實地裏不是請教政治總管的鮑羅庭。

即是請教軍事總管的加倫 總可算無事不秉承俄人的意旨了 再過幾時 差不多要變成俄國的降臣 化爲俄國的屬國了 豈異類的犬羊 壞本國的藩籬 請問這樣做法 算得了愛國麼 簡捷是賣國器 赤黨不是以愛同胞到處宣傳麼 北軍的統系 派別雖各不同 不多是中國的同胞麼 漢口一仗 吳軍臨陣喪亡的 不必說了 爲什麼潰降的士卒 也不留一個 要悉數誅戮呢 軍人不用說 爲什麼把佔領地方的商民 講北方話的 也要悉數誅戮呢 聽說南昌戰敗的孫軍 也是一樣對待的 赤黨崇拜的俄人 仇視的國民 請問這樣做法 算得了愛同胞麼 簡捷是愛異族罷 赤黨不是聲稱弊絕風清 一錢不名的人物麼 爲什麼到了財富的湘鄂地方 就眼紅了 據說蔣介石鄧演達 一班大名鼎鼎的共產家 把湘鄂搜括下來的金錢 一批一批匯到上海去 總數算起來 差不多各有數百萬元了 再

說次等人物——把蔣鄧括賸下來的金錢——一個一個匯到廣東去。每日均攤有四十萬左右呢。這單指郵局匯去的。從中外銀行匯出的。怕不要再加上十倍八倍麼。一班赤黨的領袖。大家面團團去做富家翁。論理許多出力的軍士。也該分點餘潤了。誰知赤黨的軍人。一個個步行走出廣東。經過的湖南湖北江西的地方。路程也很是不少。但是依然吃也無著。穿也無著。據說該軍在風雪裏頭。還是穿著單衣單褲。過那寒冷的苦境呢。報上所說。去年駐在漢口濟生馬路橋口觀音閣的赤軍。欠餉不是已積五個月麼。開槍索餉。未得結果。南昌地方的黨軍。不是包圍司令部索餉。不止一次麼。我北方的軍人。財政怎樣困難。總要責成軍需當局。設法籌發的。還有一事。可以奉告。據說鎮威軍的辦法。不但現役的軍人。餉薪要按時籌給。的就是已過去的陣亡軍士。也是按著軍職的等級。一個一個去撫卹。

他的家族 死者呢 有建碑的 有造墓的 到時還要開幾個追悼會 軍事當道 恭恭敬敬去致祭呢 就是上年臨難不屈的姜登選 奉天地方已替建立了一個極大的祠堂了 這不是澤及枯骨的道理麼 南北相差的程度 那是真不可以道里計了 說起南方戰事 鬧到這個地步 覺得有點不忍再言的痛心了 我看 不必如此消極的 勝敗本軍家之常 一時的狀態 一部的變化 不能斷定最後勝敗的 最後的勝敗 逃不過人心的向背 赤黨有的是 詐術 但詐術是可一不可再的 可暫不可久的 赤軍所到的湘鄂贛 閩地方 鼓吹的勞農 提倡的工會 已鬧得南方各省 田也不種了 廠也不開了 商店也歇業了 農工雇員也無吃飯地方了 聽說南方的人民 覺得宣傳的空氣 完全和事實不同 苦頭吃過 漸漸有點覺悟了 這不是人心向背的實據麼 赤俄的戰術 敵得過心理的

趨向麼 赤俄的利器 敵得過衆志的堅忍麼 赤軍在南方的勢力
也不過如曇花一現 終必失敗呢 我北方健兒 再等幾日看著罷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

(非賣品)

准許
翻印

中華民國聖道會印送

天津河北五馬路豐厚里一號

375888

新